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00

十
二
五

95

宗室傳第一

通志七十八

前漢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楚元王交

戊德

辟疆

歆

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城陽王章

濟北王興居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共王實
平王襄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泗水忠王商

武五子

戾太子據

齊懷王闕

燕刺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髆

賀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躡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恭王康

中山孝王興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不知其所起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

西南擊臨江王共敖尉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

生

楚漢春秋云字子春

游乏資以畫好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

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往見田生盛帷張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廼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

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后及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為吕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吕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吕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

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
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田生勸王急行毋留出
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
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
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
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
共立代王為天子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乃徙澤為燕
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
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

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
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
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仲復上書具言定國事
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
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
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更始中為兵
所殺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維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
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
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
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
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
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
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

飲博吳太子師博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筆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
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
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
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
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
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
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

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
 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頌猶公也頌讀
 容曰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朝錯為
 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
 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為
 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
 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

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
 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
 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
 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恒山郡
 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
 吳王恐削地無己因欲發謀舉事令諸侯無足與計者
 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
 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

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有紮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

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什二為叛逆以
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
爭患廼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留川膠東濟南皆許
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
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留川
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
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
為渠率與留川濟南共攻圍臨留趙王遂亦陰使匈奴
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

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
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兵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
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
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
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
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不以諸
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
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

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

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代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

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

在盎傳以盎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論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

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
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
塞吳饗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
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
聚而西無他竒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
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
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柰
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

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
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
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
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
安知大慮王於是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
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侯司馬獨周丘不用周
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酷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
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

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兄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路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

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留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代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壘甚爲暴虐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
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
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
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
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翹條侯
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
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
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巴欲戰條侯壁不肯戰
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

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
吳王廼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
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
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
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
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
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
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其家飲水謝太后王太子
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

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頽當遣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廼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臨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鄰行對曰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人聞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義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鄉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旣爲沛公景駒自立爲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

其留侍太上皇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
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
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
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而上
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
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二十六縣
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
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
陽為羹盡轅金客以故去已而視金中有羹繇是怨嫂
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
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
為羹頡音戛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
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
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
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
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
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官隨郢客歸復

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
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
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音審猶侯執為宛胸侯執古調為
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
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
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

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二年為薄太后服私姦
服舍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
之赭衣使杵臼碓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
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
十一年春景帝之二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
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
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

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
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二年薨子安
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
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
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
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
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
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曰願長耳目母後
人有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言考驗辭服

延壽自殺立二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
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
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京師詔
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太夫人薨賜塋葬
靈戶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辟彊字少卿亦好讀書能
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
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
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
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

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
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彊
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
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
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
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
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
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
子知足上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

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
無狀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
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
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
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
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千餘人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
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
飲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
德上書訟罪會慶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

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
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
子至王莽敗乃絕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
任為輦郎既冠以儒行修飾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
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
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九數十篇上復興
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
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
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
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其多方不
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
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
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
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
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
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
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
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
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
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閒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
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
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
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
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令
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

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
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
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為
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
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
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
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
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
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

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
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
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
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
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
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
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
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
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
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
誅獲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
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
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
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太見信任恭
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
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
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

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
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
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
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還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
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
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
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我釐麤釐麤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
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
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
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
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愆故其詩曰密勿從事

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瑤幽王

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一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蝻螟蠹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我伐其郊鄭傷桓王我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宥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諫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譏訕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

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穉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

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麇麇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
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
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
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
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
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
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
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两觀之誅然後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
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
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
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
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

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自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

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
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
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
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掩昧
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
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
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
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
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

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
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
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
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
誣譖猛今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
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
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
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

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䟽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

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
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
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
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
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
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
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
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
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
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
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

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
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
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
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
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
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
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
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
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
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
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
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
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
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

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
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
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
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
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
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
如此而絕是則奢侈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
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
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
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
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
人又何益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且弘
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
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日隆一時之觀違賢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
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

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
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
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
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
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
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孽亂亡者序次
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
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䟽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
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竒陳湯智謀
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
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
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
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
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
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
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政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術

弑其君剽李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
卒逐昭公周大夫丑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
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丑氏殺王子克甚之
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
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
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
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
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

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
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
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
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
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
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
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
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
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

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
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
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
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
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
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
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
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階
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早隸
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
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
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
就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
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以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

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

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
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
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
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
矢夜光熒惑襲月雙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
見臨洮石墮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
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
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
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

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
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
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
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
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
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
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士
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災及紫宮有識長老

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音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

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

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
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
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
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
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
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
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
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
難向向不能非閻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

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
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
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
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
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
義乖重遭戰國棄遵且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
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

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
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
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
芽天下衆書往社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
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
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
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
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
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
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
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脩皆古文舊
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
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
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

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
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
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
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
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
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疾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
之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

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於
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
微樂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
固距而不肯試張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
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核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
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
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

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或歆由是忤執政

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和京北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高五五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
 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
 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淮南厲王長
 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為齊
 王食七十餘城諸氏能齊言者皆與齊孝惠二年入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
 乃令人酌兩卮醵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
 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

問知其醵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內史士曰太后獨
 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
 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憂
 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太后喜
 而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
 嗣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
 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
 王辟光為濟南王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
 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

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
呂王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
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
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濞爲琅邪
王是歲趙幽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旣廢高后立諸呂
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
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
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
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

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
章曰深耕概音翼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
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
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
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
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
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
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
王欲令發兵西朱虛東牟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

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
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
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
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
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
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劉澤曰
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
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

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
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廼馳見
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
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
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
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
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
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
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

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二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開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

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

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

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東牟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

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
兄儷爲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
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
公俱入清宮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
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
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
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以自失
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
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

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
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
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至十五年齊文王又
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
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
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揚虛侯立濟北王
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城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
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音侯
立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

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
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
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
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
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
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
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
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

國會漢將藥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
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孝王懼飲藥
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
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
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續齊後二十
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
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
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
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

后有愛女曰脩成君非劉氏子

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女

太后憐之

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復言

嫁女齊事事浸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

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
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
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
陽菑川菑川地比齊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廼割臨
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志立三
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
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
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
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

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
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
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
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
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四年高祖崩呂太后徵王到長安
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
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

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
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
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疆授我
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
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
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
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
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

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
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爲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
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
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
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發兵住其
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
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
不肯入邊藥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

白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
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
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
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
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
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